

无罪 著

SWORD
DYNASTY

第三卷
盛会
SHENGHUI

无罪 著

剑王朝

第三卷
盛会
SHENGHUI

SWORD
DYNASTY

长江出版集团 · 湖北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王朝. 3 / 无罪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492-5608-2

I. ①剑… II. ①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8906 号

剑王朝. 3 / 无罪 著

出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选题策划 多乐图书编辑部 张珍珠 钟宝容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李海振

特约编辑 刘 敏 张 君

封面绘画 董绍华

封面设计 青空工作室

装帧设计 汪 雪 彭 微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608-2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292680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调换,电话 027-82926804)

秦王手中的明黄色长剑消失。他看着垂首的齐婴，看着震撼难言的所有人，看着那座被他一剑削平的山，说道：“寡人要那座山。”

無罪

Contents 目 录

79	71	63	56	52	48	42	27	22	17	9	5	1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二 章	第 十 一 章	第 十 章	第 九 章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第 六 章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孤 家 寡 人	反 常 之 举	凄 厉 绝 杀	随 机 应 变	大 楚 符 器	遭 遇 马 贼	关 中 巧 遇	启 程 鹿 山	各 有 心 境	楚 子 上 位	恶 毒 之 计	相 互 利 用	一 盘 大 棋



164	157	149	145	136	129	123	117	109	98	94	86	82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失国之君	『天譴』破灭	平手之局	燕楚发难	四王齐聚	此山能争	抢据要津	谁在掩饰？	老祖身死	护阵盲龙	王家无情	初入法阵	奔赴巫山
------	--------	------	------	------	------	------	-------	------	------	------	------	------

245 236 232 224 217 209 201 196 188 184 177 169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灵脉修行 难测人心 黑山新坟 人王玉璧 不速之客 生死有命 君临天下 宗师尽亡 刺杀秦王 一剑平山 决绝悲声 以一敌二

第一章 一盘大棋

明月共潮生，春江连海平。

月上中天之时，王宫里的秦王走出御书房，踏上观星台。

看到今日观星史官的记录“有妖星坠于渭河，色深红，恐不祥”，他信手提笔，改道：“秦王十二年春，天降祥瑞，吉星来朝，诸事皆宜。”

月未全满，只缺一角。但负手立于高处，看着这轮明月时，他的神色却十分满意。

人世间何来十全十美？即便那几个大逆都未被直接杀死，有人想趁着这大局杀死扶苏，但他需要的已经得到。

鹿山会盟结束，长陵会彻底安宁，秦国会稳步前进。

最强的王不是杀伐无数，而是能够下一盘大棋。立意不同境界便不相同。他在意的不是普通修行者的一胜一负，而是整个天下。

同一时间，一列看似商队的车队正在官道上行进。

这支距离长陵已有两天路程的车队中，头发用药物浸染得乌黑的骊陵君，也在掀开车帘望着天空中缺了一角的明月。

长陵的骊陵君府此时看上去和平日没有任何不同，甚至连书房都依旧燃着灯，却无人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归家之路。

鱼市里，此时反而热闹了起来，许多人幽灵一般晃动在重重雨棚之下。



手持黑竹杖的佝偻老人面容平和，向端坐在琴台之前的红衫女子请求道：“大小姐，您必须离开长陵。”

“这不只是你的意思，朝中的那些叔伯，也是同样的意思，对么？”红衫女子看着他，柔声问道。

佝偻老人点了点头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长陵容身，是因为秦王知道我们与世无争，不过求一处容身之所，但既然已经动了我们，便说明他想要让这鱼市有所变化。这次只是看在朝中那些叔伯面子上的一个点醒。”

红衫女子点了点头，却是叹了口气，柔声道：“话虽如此，生在长陵，就算是死，也要留下来看个明白，夜策冷都不走，我又怎么会走？”

佝偻老人目光微沉，一时还想说些什么劝诫的话。

红衫女子接着柔声说道：“旁人不知，但那日宋神书的尸身，我们却是第一时间查看过，应该是九死蚕无疑。赵四先生剑折，白山水重伤而走，即使两人能逃得出去，秦王能够顺心如意地在鹿山会盟大展手脚，一时也不会会在意我这孤女。”

佝偻老人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不再言语。

方绣幕此时也在观月。他站立在江中的一块礁石上，这块礁石赵四站过，夜策冷也坐过。

他眼前的江水中，倒映着那轮缺了一角，不甚圆满的明月。

他的心中，也有着一轮不甚圆满的明月。

江水汹涌地拍击在他脚下的礁石上，激起千层浪。

虽然不在这个局里，没能亲眼看到发生在这里的惊世大战，然而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一些天地元气的细微改变，就能让他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天空陨火坠落，江水中断碧潭生，天一生水碎寒潭……最终定格在他脑海中的画面，是夜策冷疲倦不堪地走到这里，坐在他脚下的这块礁石上。

为何白山水和赵一能够如此逞性妄为，狂放而战？夜策冷为何会出现在这两人面前？她为何会留在长陵？

他看着江水中晃动的那轮不甚圆满的明月，觉得自己和这些人相比，缺了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之前上意难违，他的破境终究差了半分春光。此时，感受着这三个精彩绝伦的女子

留下的气息，他却开始顿悟。

差的那半分，原来不是火候，而是羁绊，是气魄。能不能找回来，其实全在自身。

“脱了衣衫去！”他的脑海之中，骤然响起一声佛偈。

他眼眉之间的忧意瞬间消失，嘴角泛开一丝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笑意。

他脱尽衣衫，赤足跳入江水中，大笑着任凭水流冲刷身体，和长陵渐离渐远。

这是他迄今为止酝酿而成的最强一道剑意，斩断了他和方侯府、长陵、王宫，和秦国的所有羁绊。

这个夜晚，有人留，有人走。

观星台上秦王的大局里，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意外。

方绣幕没有成为他带去鹿山会盟的剑，而是选择了离开。

“引白山水入鱼市，赵四和白山水大战，若是赵四一定要报赵斩之仇，一战之下，连波和申玄等人埋伏后手，恐怕别说是赵四和白山水，就连赵一都会死，好大的手笔。”梧桐落的酒铺里，丁宁没有观月，而是看着比明月还要好看的长孙浅雪的面容，缓缓地說道。

沈奕家是关中巨富，自有许多来源很快的消息，两层楼又有许多打听消息的手段，再加上鱼市距离梧桐落不远，许多气息长孙浅雪也感应到了，所以这个惊天大局，此时在丁宁的脑海里也逐渐清晰。

“有锡山剑盘的气息。”长孙浅雪不用多想也知道，自己杀死樊卓只是恰巧点燃了这一个大局的导火索，她眉头微蹙道，“这是骊陵君安身立命的符兵，近乎七境中品的力量，秦王许了他什么好处，居然让他交出了这件东西？”

丁宁冷笑道：“自然是允他归楚。”

长孙浅雪说道：“代价会不会太大？”

丁宁看了她一眼，说道：“楚国不知有多少人不想他回去，保他平安归楚，这代价根本不大。”

长孙浅雪皱了皱眉头，道：“我不是说他给的代价太大，我是说以锡山剑盘换取归楚，秦国给出的代价太大。”

“你是觉得骊陵君优秀，生怕秦国之后的敌国多了一个年轻而强大的王？”丁宁冷漠地摇了摇头，“论心术，骊陵君比郑秀差得太远。郑秀既然让他回去，便说明她从来



不认为骊陵君是她的对手，或者说这件事她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秦王三年的那场大战里，秦国军队被歼二十万，损失战车无数，割了阳山郡。一子易六百里地，这是奇耻大辱，所以这次鹿山会盟，秦王首要针对的便是楚国。鹿山会盟之后，不出意外，阳山郡便会交回，今后第一个被灭的，便是楚国。”

顿了顿之后，丁宁接着说道：“相比击杀白山水和赵四，让骊陵君归楚，才是这局里最重要的。骊陵君虽然优秀，但他在长陵待得太久，他的一切，被了解得太多。”

长孙浅雪的面色越来越不喜。

“我记得那孩子的气息。”她的眼睛里流淌出一丝少有的寒意，缓声道。

这句话很是突兀，但是丁宁却完全听懂了，他沉默了片刻，说道：“我知道他应该是扶苏。”

“是什么人想要杀他？”她也沉默了片刻，问道。

“有人借着这个局想要杀死扶苏，这些人也不会是寻常的权贵。两相，其余王子身后的权贵，甚至郑秀，都有可能。”丁宁摇了摇头，看着她说道，“这种庙堂里面的争斗，最为复杂。”

长孙浅雪皱了皱眉头，声音微冷道：“郑秀也有可能？她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儿子？”

“或许只是做做样子，即便我不全力出手，她也会有准备。”丁宁冷漠道，“或许也只是设一个局，故意让人觉得是另外某个人的图谋。”

这种宫闱之争太过复杂，长孙浅雪终于没有兴趣再去深思。她闭上眼睛开始修行，然而却始终也像那缺了一角的明月一样不得圆满，无法静心内观。

她再次睁开双目，看着丁宁，问道：“他是‘那个人’的儿子么？”

丁宁看着她的双目，认真而肯定地摇摇头：“不是。”

长孙浅雪没有再说什么，闭上眼睛，只是她面上的寒霜比平日里更浓。

丁宁也闭上眼睛，与此同时，他却是在心中说了一句：但或许可以让秦王觉得是。

第二章 相互利用

清晨的梧桐落里，面铺老板目光呆滞地看着许多奔忙的泥水匠和木匠。

大量的木材和砖石占了街道的大半路面，马车难以通行。

一个身穿麻缕长衫的男子下了马车，缓步绕过杂物，朝着酒铺和薛忘虚所在的小院走来。

张仪正巧在门口倒洗脸水，一看到这个男子，顿时放下手中面盆，擦了擦手，行礼道：“王太虚先生。”

感受到这个男子身上的气息，张仪顿时又一呆，佩服地贺喜道：“恭喜先生破境。”

过来的男子正是王太虚，看来他还和以往一样瘦弱，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然而面色却不像以往那样惨白，自有一层淡淡的莹光闪动。

在张仪的感知里，王太虚的身体里似乎又多了一个天地，虚如空谷，却又蕴含着喷薄而出的强大力量，他明白王太虚已从五境突破到六境，而且似乎已经融合了本命物，开始修本命剑。

王太虚身为市井出身的修行者，正值壮年便到了第六境，这种修行速度，让张仪心悦诚服。

听到张仪的贺喜，王太虚微笑还礼。

丁宁此时从小院里走出，看了一眼王太虚，半是认真半是玩笑般说道：“你终于不





‘太虚’了。”

王太虚却是认真地看着他，说道：“若不是你分了些鲸琼膏给我，或许到现在还是很虚。”

张仪一呆，原来丁宁竟然将礼司副司首送来的那盒珍贵万分的鲸琼膏分了些给王太虚。

“有没有查到那些死士的来路？”丁宁却是不以为然的样子，直接岔开了话题，平静地问道。

那些死士既然被派来刺杀扶苏，背后的设局者自然不会让人查出他们和真正主谋之间的关联，但长陵的市井江湖人物比起官府却是更有些不同的手段，他们可以找出这些人在长陵市井之间留下的一些足迹。

“不是外来人，都在长陵停留了两年以上，且隐藏得极深。”王太虚看着他说道，“可否单独说话？”

丁宁的眉头蹙了起来，这里没有外人，王太虚这么说，必然是有极为重要的大事。

“好！”丁宁点了点头，直接转身走向酒铺。

王太虚走入酒铺之后，将酒铺的门都带了起来，然后用唯有他和丁宁才能听到的声音道：“有件事情，我想听取你的意见。”

丁宁看了他一眼，说道：“是什么样的大事，让你谨慎成这样？有话你便一次性说完，否则急都被你急死。”

“真是极大极大的事情。”王太虚轻声道，“应该是赵四。”

丁宁面容微僵，他顿时反应过来，谨慎道：“你发现了她的踪迹？”

王太虚点了点头，轻声说道：“鱼市外那一战之后，她没有往长陵外的山林荒野逃，反而折返回了长陵，在春风楼包了一间房。春风楼正好是我们的产业，楼里的女老板看人极准。那人明明是女儿身，却长包了一间房，十分古怪，连我都只能确定她是修行者，甚至无法感觉得出她的修为，隐约能感觉到她本命气息不稳。再加上坊间的传闻，想着最有可能的便是赵四。”

丁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渭河上那一战之后，白山水和赵四、赵一都是身负重伤而逃，其中赵一失了一剑，赵四本命剑被毁，接下来必定还会遭受秦国强大修行者的截杀，到此时生死不知。在遭受那样的重创之后，赵四竟然会反过来潜伏在长陵？

“这是真正的死中求活，赵剑炉的人的确都是不要命的存在。”丁宁缓缓地呼出吸

入肺腑之中的清冷空气，看着王太虚道，“赵四不能死……你不能利用她去换取利益。赵剑炉还有人，她若在你的地盘上出了事，今后两层楼可能一个人都活不了。”

“我所想的便是什么都不要做，只当未曾发现她的身份。”王太虚看着丁宁，凝重地轻声说道。

丁宁摇了摇头，道：“这是机缘。”

王太虚皱起了眉头，虚心问道：“什么意思？”

“白山水入鱼市，赵四出现，即便是我们，恐怕也会觉得赵剑炉的人和鱼市之间有些联系。布下了那个局的人，或许更加确切地知道某些事情……既然赵四和鱼市的江湖人物有交集，他们自然也会觉得她和其他的江湖人物有交集。”丁宁微微眯起了眼睛，慢慢地说道，“若是没有你帮忙掩饰，恐怕赵四的行踪很快就会被查出来，到时你自认和她没有关系，那些大人物却未必会这么想。”

顿了顿之后，丁宁抬起头看着王太虚的眼睛，接着道：“至于赵四，她应该知道你现在是长陵市井之间最有办法的人……所以她到春风楼，未必只是抱着躲一躲的想法。”

王太虚仔细思索了数息的时间，苦笑道：“这是个烫手的热山芋。”

“是烫手的热山芋。”丁宁看着他，平静道，“但热山芋可以吃，你把荆魔宗送到她的面前，作为交换条件。”

王太虚微微一怔：“荆魔宗？”

丁宁看了他一眼，说道：“大逆不可长谋，尤其是赵剑炉这些时刻将命悬在剑尖上的人物，你绝不能和他们有长时间的关系。他们不会拒绝多收一个十分适合他们剑道的弟子，赵剑炉的弟子，是秦国的大敌，他们自然乐意给秦国多树一个大敌。要在长陵安身立命，就要看你手中到底有几柄强剑。所以你要保赵四不死，让她帮你养一柄剑。”

王太虚沉吟道：“你确定荆魔宗适合？”

丁宁认真地说道：“我和他一起战斗过，我确定他适合，至于资质……赵剑炉的那些弟子中，据说有一半以上都是本身资质不佳的顽铁。赵剑炉大宗师将衣钵传给赵四，连赵一都交给她教导，她自然有打造顽铁的本领。”

王太虚下了决心，便轻松下来，开始佩服赵四，忍不住摇了摇头，轻声道：“谁也没有想到闻名天下的赵四先生竟然是个女子，而且有如此气魄。”

丁宁平静道：“你被她看中，便说明你的气魄也不错。”

王太虚苦笑起来，看着他说道：“别人不知，我的一半气魄，却是你给的。”

丁宁面容依旧平静，但是呼吸却略微灼热起来。

这绝对是一个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赵剑炉的剑，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和他产生联系。

只要有联系，便有可能借势。

第三章 恶毒之计

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穿行在街巷之中。

他穿着分外厚重的毛皮衣衫，目光阴冷，看上去就像是一头站立行走的狼。

“厉西星，你是想去对付梧桐落酒铺的那个少年么？”突然间，一个声音在他前方不远处的马车里响起。

沉默寡言的少年原本就已经从这辆马车中嗅到了些异样的气息，然而陡然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却有些不适应，反应有些迟缓。因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喊他的名字。

那声音稚嫩，听上去却有些熟悉，且能够知道他的用意，只可能是幼时玩伴之一，但他对于幼时的那些玩伴只有最糟糕的回忆，甚至在他的记忆里，这些人只能算是敌人。

“是谁？”所以他只是抬起了头，无比冷漠地问道。

“当年我好歹也和你打过一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身穿寻常麻袍的孟七海和扶苏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孟七海一副挑衅的姿态，看着厉西星笑着说道。

相比幼时的面容改变得太多，厉西星看着孟七海眉宇间的神态，再听着这句话，他才记了起来，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孟侯府的小子。”

孟七海微嘲道：“怎么？月氏国的劣酒喝多了，口气倒是比以前还冲了。”

厉西星沉默了片刻，冷漠道：“那按你的说法，我在你们手里吃了亏，被迫流放到月氏国去，就得改了性子回来，面对你们的嘲讽也满脸堆笑地百般讨好你们？”

孟七海皱起了眉头：“看来性子的确是难改，厉西星，你不想想当时人人都不喜欢你，难道是大家的错？”

厉西星陡然有些愤怒了起来，沉声道：“你们不喜欢我，是因为你们都怕我。”

孟七海冷笑反问道：“怕你？”

厉西星也冷笑起来：“因为我什么都比你们强，读书识字、骑射剑术、修身炼体，甚至连打猎、种植药草等，都比你们强太多。你们一个都打不过我，当然怕我。”

孟七海的面容一板，但不等他开口，厉西星的面容却已经恢复了冷漠，接着说道：“就如现在，你也打不过我，所以你也不要想着教训我什么，该滚开就给我滚开。否则你以为我是因为什么才能回长陵？”

“想必是你的实力很强，表现极为优秀，足以进入长陵一流的宗门进修，否则对于大秦而言，便是浪费了一个资质极为优秀的年轻修行者。”扶苏扯了扯即将爆发的孟七海，温和地说道，“我幼时虽然和你接触不多，但想着你因为幼时的错误已经去了边荒之地那么多年，也都觉得对你太过严厉，大家心中其实也都有些过意不去，只盼你回来性子能稍微改改，或许你也会发现大家都很乐意和你做朋友。”

“原来是扶苏王子。”厉西星终于感觉出了这人是谁，神色微凛，躬身行礼。

扶苏颌首还礼，微笑道：“若是你不拒绝，我可以喊那些幼时的玩伴聚聚。”

厉西星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道：“多谢扶苏王子的美意，我想我属于冲杀战场的那种战将，和人交友却始终不成，接触多了反而容易树敌。”

听着对方言语里明显的抵触之意，扶苏也不强求，只是温和道：“你刚回来，可能还有诸多不习惯之处，不妨多待一段时间再说，只是梧桐落这少年……”

他微微犹豫了一下，道：“他帮过我一个大忙，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去找他麻烦。”

厉西星再次微微躬身，道：“既然是您的意思，家父也不会不听，在岷山剑会之前，我不会出现在这里。但按照家父的意思，我也会参加岷山剑会，若是在岷山剑会正巧遇到，我便不会留手。”

扶苏感激地微微一笑，道：“若是正好遇到，都是我大秦将来的栋梁之才，能手下留情自然也要手下留情。”

厉西星称了声“是”，便也不再多说，告退转身离开。

孟七海皱着眉头看着厉西星的背影，道：“看来的确变本加厉了。”

扶苏却是平和地说道：“但凡是杰出的人物，脾气大多古怪。”